宋史

百三二

#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五　宋史四百七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 叛臣中

### 李全上

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蠭目權譎善下人以弓馬趫捷能運鐵槍時號李鐵槍初大元兵破中都金主竄汴賦斂益橫遺民保巖阻思亂於是劉二祖起泰安掠淄沂二祖死霍儀繼之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等

附之楊安兒起掠莒密展徽王敏為謀主母舅劉全為帥汲君立王琳闞通董友張正中孫武正等附之餘寇蠭起大元兵至山東全母及其兄死馬全與仲兄福聚衆數千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洋弟潭等咸附之大元兵退金乃遣完顏霆為山東行省黃摑為經歷官將花帽軍三千討之敗安兒于闌頭濇水斷其南路安兒輕舸走即墨金人募其頭千金舟人斬以獻安兒無子從子友僞稱九大王不閑軍務安兒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潰卒奉而統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衆

附楊氏通馬遂嫁之全合軍與霆戰又敗霆驍將張
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及全若有縶其馬足而止者
全得收餘衆保東海劉全分軍駐崓山上霍儀攻沂州
不下霆自清河出徐州斬儀潰其衆彭義斌歸李全
黃摑者即阿魯達霆即李二措賜姓完顏惠號賽張飛
撚俠士也此數人者出没島崓實貧山委而不得食
相率食人有沇鐸者鎮江武鋒卒也亡命盗販山陽
誘致米商斗米輙售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
貨北人至者輙舍之又説純之以歸銅錢爲名弛度
淮之禁來者莫可遏安兒之未敗也有意歸宋招禮

宋人定遠民季先者嘗為大俠劉佑家廝養隨佑部
綱客山陽安兒見而說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
陽寅緣鐸得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時江淮制置
李珏淮東安撫崔與之旨令純之沿江增戍恐不能
禦乃命先為機察諭意羣豪叙復鐸為武鋒軍副將
辟楚州都監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
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合兵攻尅海州糧援不
繼退屯東海全分兵襲破莒州禽金守蒲察李家剏
將于洋克密州兄福克青州始授全武翼大夫京東
副總管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

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勑玨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於是有旨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糧萬五千人名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湊漣水鐸納之全與劉全俱起羨心焉嘉定十一年五月己丑全軍至漣水邀先白事楚城取器甲金穀議再攻海州純之厚勞全金玉器用及其下有差六月全圍海城金經略阿不罕納不剌等固守不下七月合鄆單邳徐兵來援全與戰于高橋不勝退守石秋分兵襲密州禽黃摑械至楚城是冬徙屯淮陰之龜山十二

年山東來歸者不止權楚州梁丙無以贍先懇丙請預借兩月然後帥所部五千并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不許請速遣全代領其衆又不許丙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二月庚辰率軍二萬度淮大掠丙調王顯臣高友趙邦永以兵逆之至南度門顯臣敗友邦永遇珪下馬與作山東語皆不復戰丙窘乃遣全出諭之時金人圍淮西急馬司都統李慶宗戍濠出戰喪騎三千珪及張春皆有亡失帥司調全與先珪軍援盱眙全亦欲自試親往東海點軍赴之癸亥遇金人于嘉山戰小捷三月先軍進駐天長全進

駐盱眙鼎立以待金人乙酉全至渦口值金將乞石
烈牙吾答名盧鼓槌者將濟全與其將鹿仙掩之金
兵溺淮者數千俘獲甚衆壬辰與阿海戰于化陂湖
大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追至曹家莊而還三圍俱
解全喪失亦衆阿海者金所謂四駙馬也全進達州
刺史妻楊氏封令人六月金元帥張林以青莒密登
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州來歸始林心存宋及
摑敗意決而未能達會全還濰州上冢揣知林意乃
薄兵青州城下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
已猶豫未納全約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

之相見甚歡謂得所托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十二州版籍以歸表辭有云舉諸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表馮垍所作也秋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兼總管其餘授官有差進全廣州觀察使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為統制增放二萬人錢糧從屯楚州先是制置使賈涉以朝命督戰許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承宣使殺駙馬觀察使全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四駙馬所獲者涉上于朝乞如約賞之故全有是受而四駙馬實不死也十一月大雨雹淮冰合全請于制府曰每恨泗州

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制府遣就盱眙
劉琸議琸集諸將燕全時青夏全咸願以長槍三千
人從夜半度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冰傅城下掩
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遥謂曰賊李三汝
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引去十三年
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厓崮嚴實求内附拱與定
約奉實欵至山陽舉魏慱恩德懷衞開相九州來歸
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
楚州及盱眙忠義萬餘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
度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手於是

全合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參政蒙古剛帥衆守東平全以三千人金銀甲赤幟遶濠躍馬索戰時大暑全見城阻水矢石不能及乃與林夾汶水而砦中通浮梁來往一夕汶水溢漂大木斷浮梁全首尾幾絶蓋金人堰汶水而决之也詰旦金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上有龍虎上將軍者貫銀甲揮長槊麾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槍突鬬會諸將至援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縣精鋭喪失太半統制陳孝忠死焉林兵還青州全所携鎮江軍五百人多怨憤全乃

分隸拱使先歸而以餘衆道滄州假塩利以慰贍之
龍虎上將軍者東平副帥幹不搭女將者劉節使女
也全至楚州屬召先赴行在全自渦口之捷有輕諸
將心獨先嘗策戰勛威望不下已患之乃陰結制帥
所任吏莫凱使譖先先卒全喜而心益貳涉乘先死
欲收其軍輟統制陳選往漣水以總之先黨裴淵宋
德珍孫武正及王義深張山張友拒而不受潛迎石
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涉不知覺及選還涉
恥之乃謀分珪軍為六請于朝出脩武京東路鈐轄
印告各六授淵等使之分統謂可散其縱淵等陽受

字四百一十个

命渉即聞于朝謂六人已順從珪無能爲矣其後有教令皆不納然後知淵等猶主珪渉恐甚全結府吏伺知之乃見渉請討珪渉未有處議者請以全軍布南度門移淮陰戰艦陳于淮岸以示珪有備然後命一將招珪軍来者增錢粮不至罷支衆心一散珪黨自離渉用其策珪技果窮珪素通好於大元至是殺淵而挾武正德珍與其謀主孟導歸大元漣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將之客有請以附淮將者曰使南將主北軍則淮楚爲一渉然之且曰先在時有三千虚籍今當遣明亮覈實因可省費全聞之即獻計曰全

若朝將此軍夕與覈除虛籍因畢辭獻珍具以自結
涉不能卻遂以付全翼日復命曰初謂有虛額昨夕
細點萬五千人之外尚溢十數名涉始悟全見紿他
日議更遣幕屬點之吏亟報全全怒狀白涉昨夕三
鼓漣水告警云金人萬餘在邳州全思漣水去邳咫
尺既無險阻城壁復弊一被攻劫則直臨淮面罪在
全矣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
詐因寢點軍之議全又白制府請于朝以劉全為總
管駐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十一月丁未全
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illegible]方舟

逆之大合樂以饗之總領程覃迭為主禮務誇北人以繁盛全請所押娼覃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舢艫舟謀爭舟楫之利馬十四年正月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涉欲與劉琸共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兵至盱眙度淮攻尅泗州之西城入城布守琸徙盱眙芻粟以實之防城之具俱撤以往為必守之計未幾盧鼓槌來取西城全盛兵出戰大敗統制賴興死全閉城自守明日復戰不勝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蘄州亳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長全隨行襲金人後

謁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寇付全追之然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十五年二月琸再取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戒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數胥敗全于山東而不能獲每歎曰天假此賊事未可量及聞盧鼓槌言自度進未必獲退復受戮即陳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而起之相與歡甚不數日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與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令自總一軍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湊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

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然後從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其弟有大造于林又欲分其半林許福悉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懼愬于制置司涉密召林戲下問之福伏兵于途以伺林林覺不追於是李馬兒說林歸大元福狼狽走楚州冬加全枱信軍節度林猶遺涉書誚全明己非叛涉以咎全全請為朝廷取之乃提師駐海州以迫林涉間道遣黠胥王翊間瓊勞林林泣涕道其故翊歸全使人殺諸塗全攻林急林走

全遂入青州十六年二月涉勸農出郊暮歸入門忠
義軍遮道涉使人語楊氏楊氏馳出門佯怒忠義而
揮之道開涉乃入城自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被召
卒秋全新置忠義軍籍初涉屯鎮江副司八千人于
城中翟朝宗統之分帳前忠義萬人屯五千城西趙
邦永高友統之屯五千淮陰王暉及于潭統之所以
制北軍也全輕鎮江兵且以利啗其統制陳選及趙
興使不為己患唯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
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燕戲下并召涉帳前
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未能合也及丘壽邁攝帥事

全忽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善而諾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時人莫悟十一月許國自武階換朝議大夫淮東安撫制置使命下聞者驚異先是國奉祠家食數言全必反欲傾涉而代之會召國奏事國疏全姦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盍自薦也至是喬行簡為吏部侍郎上疏論國望輕不宜帥淮不報山陽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閫及聞國用晞稷闕望乃謄國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是冬大元將李二措及邳州

守致書海州欲附宋全戲下周岊得之即以報全全
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己繼之二措納喜兒
而囚之全兵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
不得進合兵索戰全敗欲還楚州會濵棣有亂乃引
兵趨山東十七年正月國之鎮楊氏郊迓國辭不見
楊氏慚以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
曲直偏坐之犒賚十裁七八全自山東致書于國國
誇於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
固留青州國不能致四月全遣小吏致再書國喜曲
加勞接即日真補承信郎冀結其心小吏曰小吏奉

書而遷得命諸將校謂何不受歸語其徒以爲笑國
見全無來期數致厚餽邀全議事會劉慶福亦使人
覘國意向國左右知之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
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忝制閫則曲在我今
不計生死必往見八月全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
庭趨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
退怒曰庭參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
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
拜汝有何勛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
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感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

樂國之客章夢先主幕議慶福謁見夢先責客將令陽籌貌啫慶福不能堪國以名馬十餘噭遺全不受國固遣全侯其克斥階庭伺候移時而復卻之如是者半月卒不受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也拜而得志吾何愛焉叓折節為禮因會席間出劉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美義斌求趙邦永來山東全為白之國謀邦永隶間告國曰邦永若去制使誰與處國曰我自能兵爾毋過慮邦永泣而辭之全遂往青州十一月國集兩

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之外以挫北人之心楊
氏及軍校留者恐其圖已內自為備寶慶元年湖州
人潘甫與其從弟丙壬起兵審告全黨于山陽全黨
欲坐致成敗然其謀而不助之力甫歸陰勸部曲及
聚販鹽盜至千餘結束如北軍率衆揚言自山陽來
擁立濟王事見竑傳時全圖國之意已決遣慶福還
楚城使為亂或教楊氏畜一妾男子間指謂人曰此
宗室也至語郡僚曰會令汝為朝士潛約財貽四軍
相應忠義統領王文信有衆八百涉從刺揚州強勇
軍國之聚兵大閱文信在焉慶福與謀令歸襲揚州

別遣將劫寶應事濟即揮衆度江盱眙四將不從於
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快意於許國焉計議官茍夢
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豈文儒不知
兵耶夢玉懼禍及已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帥
欲圖汝兩為自結之計乙卯國晨起莅事忽露刃充
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額流血敝面
國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入
賊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
時四明人姚翀通判青州全豫令還山陽及漣水而
復止之至是擁翀入城與通判宋恭唱犒南北軍使

歸營是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貌啫之辱戒諸軍毋害苟夢玉家護以五十兵初國倚揚州强勇軍統制彭興及淮西親兵將趙社朱虎等為腹心至是首降賊且助為亂惟丁勝張世雄沈興杜靖毗富道不屈或與賊巷戰興手殺賊將馬良賊黨得志更相賀獨張正忠歎曰若曹不識事體朝廷豈置汝耶王文信復獻計慶福曰我僞作重傷提本部軍歸揚州揚守必不疑我生縛守以其城獻慶福喜夜飲而遣之丙辰許國縊于途丁巳文信將至揚州其徒有亡入城告變者時揚之兵皆在楚知州兼提點刑獄汪統會

同官議鈐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曰我歸營何故見拒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素善文信請說止其兵而以單騎入俟入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領往盱眙分隸張范戲下統喜遣之遇文信于十里頭置酒相勞苦文信偽為裹創狀拱曰忠義反楚州楊州人見忠義暮歸豈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然後同見提刑提刑急欲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聯騎入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收戮之統躊躇不敢發劉全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堂厲聲曰王統領好人提刑不必疑請出受參統不得已出而槁之劉全以兵翼

之出館其家詰旦統未有處拱又請引文信出城與議田屯楚州文信知事泄拱就出劉全亦請從至平山堂文信責拱賣己欲殺之拱曰爾謀如此三城人命何辜我已存三城人身死無憾然我死汝八百家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及其衆動色文信劉全遂還楚州時盱眙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異圖劉琸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琸懼夏全復動乃使卞整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整以邀文信為辭引兵還揚州因偽言盱眙失守卞整為亂於是揚州復震城門晝閉彌遠懼激他變欲姑事涵忍而後圖之謀帥

莫可以徐晞稷嘗倅楚州守海州得全歡心晞稷亦
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時慶福以事濟
報全全又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
聽我節制義斌得牒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
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讐呼趙邦永曰趙二汝
南人正須爾明此事乃斬齎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
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
之鬨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趙范時知揚州兼
提點刑獄得制置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全遣騎迎
晞稷己卯晞稷入楚城劉全躍馬登郡廳晞稷迎之

全及門下馬拜庭下睎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四月潘壬變姓名至楚州將度淮而北小校明亮獲之械送行在伏誅甲午時青使人僞爲金兵道邳州出漣水奪全田租而伏騎八百翼旦全引二百騎度淮與鬬伏發全敗圍之慶福以兵往援全全出與慶福俱重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欲乘全敗舉兵追北軍睎稷止之全後知其謀對睎稷詰之二人不爲屈然懼禍及已睎稷乃潛授世雄勝軍統制教使逃而陽索之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且走得達揚州睎稷初至楚緩急相濟如因趙社逐朱虎賊尚知畏屢令全還戰

馬軍器于制司全唯唯退招姚翀及將校飲酒酣全
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若何忽有將校曰當時忠義
只百十人其他軍皆南軍乗勢將帶若潰將何以還
一人曰制司必欲追之不若有官者棄官無官者歸
山東為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翀以
告晞稷翼日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自是
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
倒置矣軍器庫止餘槍千數千全復取去全欲戰艦
晞稷使擇二艘全移出淮河使軍習之初楚城之將
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獻慶福皆機事慶福賞

盜篋者五百千未之閱全始發緘使家僮讀之有廟
堂遺國書今圖全者全大怒又有苟夢玉書即以慶
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玉反覆夢玉知之時已被堂
召亟辭全如京已卯全餽餞夢玉如平時潛殪諸十
里之郊復出榜捕害夢玉者全往青州五月丁卯全
取東平不克戊寅劉全以券易制司錢不如欲復謀
亂楊氏出二千緡解之乃止全引兵攻恩州明日義
斌出兵與全鬬全敗義斌以千五百騎追之獲馬二
千匹皆揚州強勇軍馬也慶福往救又敗全退保山
崮柚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之會全

遣人求睎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納全降兵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如此賊者或生禽或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時四總管亦各遣計議官致書乞助討賊范亦以為言不報全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睎稷繳達之時朝廷知義斌之功憚全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與大元兵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大元兵説

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爲他臣屬耶遂死之戲下王義深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附已䫉金五百兩青見義斌死乃附全自移屯淮陰全招青入城飲折俎銅券二千他䫉稱是恩徧麾下人人喜悅睎稷宴青全䫉折俎如前全將往山東以南軍七百從官犒鐵錢券人五千全犒銅錢三倍許携南貨免稅於是請行者不已得千人以俱睎稷又以千八百人繼之二年春趙范奉祠林珙知揚州權提點刑獄全北剽山東南假宋以疑大元且仰食會金與大元爭大名全得往來經理三月丙

辰朔大元兵攻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
大元築長圍夜布狗砦糧援路絕全遣小校周興祖
縋城維樵采者走楚州發援兵終不能支全與福謀
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
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
勍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
止而福行朝廷初以力未能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
全被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懦率全未歸以苟歲月朝
廷方謀易帥劉琸久在盱眙雅意建閫又見賊勢稍
孤意功名可立使鎮江副都統彭㤭廷譽京師自謂

素撫鎮江三萬人足用且得四總管歡心討賊有餘力朝廷信之㤭亦垂涎代琸從吏尤力九月以琸知楚州兼淮東制置使㤭代知盱眙睎稷不知也乙亥睎稷以戶部侍郎召未幾出知袁州十一月壬子朔琸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自随時青在淮陰琸怨其移屯叛已不召也夏全請從琸素畏全狡亦俾留盱眙㤭自揣資望視琸更淺曰琸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也琸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何端坐

爲夏全欣然領兵徑入楚城青亦自淮陰復移屯城內琸且駭且恐勢不容郤復就二人謀焉時傳全已死福欲分兵赴援兵必卒不徃甲子琸令夏全國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遣人賂夏全求緩師乃止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 叛臣下

## 李全下

寶慶三年二月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兔泣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爲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

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更與福謀逐
琸矣辛卯夏全令賊黨圍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臧吏
取貨物時琸精兵尚萬餘箸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
已夜半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太半將
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琸步至揚州借州兵自
衛猶劉揚州造旗幟林拱緻奏于朝聞者大笑夏全
旣逐琸暮歸楊氏拒之意楊氏反目圖己明日大掠
趨盱眙欲為亂張惠范成進閉門不得入翱翔淮上
惠成進出兵欲勦之夏全狼狽歸金金人納之是舉
也張正忠不從亂經妻女于庭并己自焚報至中外

大惡劉琸自刻未幾死初姚翀從賈涉辟楚州推官
全喜其附己為引重當路得改秩全請以通判青州
國之死全借翀撫定以誑衆以功入朝三月以翀為
軍器少監知楚州兼制置翀辟鄭子恭杜耒等為幕
客留母及其子于京買二妾以行至城東艤舟以治
事間入城見楊氏用睎稷故事而禮過之楊許翀入
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娛之時全在圍一年食牛馬
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初軍民數十萬至是餘數千
矣四月辛亥全欲歸于大元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
再拜欲自經而使鄭衍德田四救之曰譬如為衣有

身愁無袖耶今北歸蒙古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約降
大元大元兵入青州承制授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
陽自知己爲屬皆懷不自安欲圖福以自贖福知之
亦謀去慶福二人互相猜貳不相見福僞病旬餘諸
將問疾慶福不往張甫者素厚慶福懼福疑己乃勸
慶福往後慶福約甫同往及寢遙見福卧不解衣心
恐不得已至床前見床頭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
鞘懼福先發福疑慶福就刀見害乃躍起拔刀傷慶
福慶福徒手不支甫救之左右羣起殺慶福及甫甫
本金元帥封高陽公最善馭衆金亡河北甫據雄霸

清莫河間信安不下信安出白溝距燕二百里而阻巨
濼大元兵不能涉甫每潛師窺伺大元將俚呰奴屢
欲滅甫以取雄霸驍將窩羅虎者歸甫甫納之其後
窩羅虎遁去且竊甫千里馬以獻俚呰奴俚呰奴喜
待遇益厚嘗會飲燕京之大悲閣窩羅虎醉俚呰奴
而推使按閣幾斃焉窩羅虎乃佯醉下樓復乘所獻
馬以歸甫追者莫及人始服甫之用間焉其後歸全
福以慶福頭納珊珊大喜未曰慶福首禍一世姦雄
今頭落措大手耶飛報于朝遣子恭繼奏捷珵之敗
儲積掃地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數見珊

及僉幕促之皆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曰朝廷若不養忠義則不必建閫開幕今建閫開幕如故獨不支忠義錢糧是欲立制閫以困忠義也六月福乘衆怨與楊氏謀召琳飲琳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與琳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琳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往未朝服至八字橋福兵腰戮之未南望再拜就斃二妾之入琳及見之福兵欲害琳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須鬢縋城西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莫肯往來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帥楊紹雲兼制置

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賊徒黨塞南門開北門支邑民田皆以少價抑買之自收賦以贍軍錢糧不繼如故賊將國安用闖通數曰我曹來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為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張林邢德亦謂嘗受宋恩中遭全閒隙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亦嘗遭全屈辱且謂我本貫帥帳前人與彭安撫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福及楊氏以獻於是衆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刃之相屠者

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殺一婦人以為楊氏函其首幷福首馳獻于紹雲紹雲驛送京師傾朝甚喜檄彭忯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便宜盡戮餘黨未幾傳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次妻劉氏也忯輕儇每供四總管弄戲得檄不敢自決力邀惠成進二人即提兵入楚城與林等五人歡宴議分北軍為五使五人分掌之每軍無過千人一屯南度門一屯平河橋一屯北神鎮城中城西各一在山東人老幼並絕錢糧出淮陰戰艦陳淮岸以斷全歸路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青望重惟聽青區畫省檄

之下不及惠成進青亦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邊延不決惠等歸盱眙賊黨復振紹雲赴樞密稟議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既歸錢糧缺乏密約降金盧鼓槌許之時鎮江軍及滁州虎兒軍在盱眙者尚衆二人給忙曰南北軍易致激變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又勸早發虎兒軍折洗忙從之二人每宴忙必徧迨皂隸忙皆不悟方感其拒夏全之功轉兩軍官資二人同戲下合辭曰不願得官欲得錢粮八月辛酉惠成進燕忙忙左右知有謀多不往忙往如平時酒半縛忙忙從者無寸鐵且醉皆就縛即

日渡淮輸欵以盱眙附盧鼓槌于泗州金兵至開門接之諸軍不戰皆降於是塞南門開北門導淮水以通泗之東西域焉盧鼓槌與惠釋憾連姻金官惠有加俾專制河南以拒大元自是金人窺淮東益急朝廷調京湖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備全全得青報慟哭力告大元大將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歸南必畔許之承制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獻金幣十月丙辰全與大元張宣差并通事數人至楚州服大元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號義深走金安用殺林德自贖丁巳全邀青及張國明于淮陰國明

辭疾青父子同至全推殺其子者郭統制斬之又收
田成瑤田之昂李英等八人下獄云非朝廷殺我妻
子吾惟問汝李英全腹心狡而容與李平皆山東晉
吏全之乍逆乍順二人所教也平又數致全書至廟
堂以覘朝廷青繳所授椽於全曰我素推尊相公豈
肯為此全亦惡青反覆辛酉與登城南樓飲殺青馳
騎往給青妻言青病見與禱禳青妻至盡殺之遂併
青軍擢小校胡義為將徙其半于漣海紹定元年春
全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亡應之天長民保
聚為十六砦比歲失業官振之不能繼壯者皆就募

射陽湖浮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蠭結水砦以觀成敗翟朝宗知揚州權制置全厚賞捕趙邦永邦永乃變名以勝全知東南利舟師諜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羅之留其柁工一以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粘筏厚募南匠大治舢艫船自淮及海相望於是善湘禁桐油粘筏下江嚴甚朝宗市粘木往揚州善湘亦聞于朝請以松木易留之全不得已代以榆板舟成多重滯六月試舟射陽湖善湘恐其乘便擣通泰亟牒池州求通泰入湖之路七月壬辰全使衍德提兵三

萬如海州乙未全及楊氏大閱戰艦于海洋八月全趨青州為嚴實及石小哥邀擊敗走小哥珪子也遂奪青崖崮據之九月全歸海州治舟益急驅諸崮人習水十一月全至楚州全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于大元者不缺故外恭順于宋以就錢糧徃徃貿貨輸大元宋得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輟全縱遊說于朝不若復建山陽制置司全又與金合縱約以盱眙與之金亦遣靳經歷者聘全皆不遂二年四月全以糧少為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覘畿甸也六月全資淮安牛馬騎趙五嘯合亡命雜

北軍分往盱眙略牛馬九月全往漣海視戰艦陽言歸東平葬方士許先生未幾還嘗燕張國明等忽曰我乃不忠不孝之人衆曰節使何為有是言也全曰縻費朝廷錢糧至多乃殺許制置不忠我兄被人殺不能報復不孝二月二十五日事吾之罪也十一月十三日事誰之罪耶蓋指琸與夏全也全客遣軍掠高郵寶應天長之間知高郵軍葉秀發遣宗雄武領民兵捍禦為賊所敗三年二月壬寅御前軍器庫火得縱火者楚州軍穆椿也全欲鎖宋兵備故使椿行且伏姦于外謀入為亂以不得入而止於是先朝兵

甲盡喪椿臨刑笑曰事濟矣全欲先據揚州以度江
分兵徇通泰以趨海諸將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
先取為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為備且
雖反而難遽絕錢糧乃挾大元李宋二宣差恫疑虛
喝而使國明達諸朝而大元實未嘗資全兵有識李
宣差者曰此青州賣藥人也七月召國明稟議全以
寶玉資其行賓從所過揚言李相公英略絕倫其射
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徧
餽要津求主其說既見廟堂以百口保全不叛八月
全將閱舟師風不順焚香禱曰使全有天命當反風

語畢風反大閱數日會全羅麥舟過塩城縣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庚午水陸數萬徑擣塩城戍將陳益樓強皆遁全入城據之知縣陳遇踰城走公私塩貨皆沒於全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入塩城懇全退師　又遣吏曾玠李易入山陽求楊氏裏言之助皆不答朝宗乃遣卞整領兵扼境全留鄭祥董友守塩城提兵往楚整與遇麾軍道左擊柝聲諾全言于朝稱遣兵捕盜過塩城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未免入城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耶律均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

與果不受朝廷為罷朝宗謀再用紹雲紹雲辭以官卑不能制命鄭損損辭通判揚州趙璥夫暫攝事全造舟益急至發冢取鉆板鍊鐵錢為釘鞠熬人脂擣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户命為水手又給璥夫以大元為詞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閫者太息王十五附全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梁于謝口以便鹽城來往又開馬邏港壽河引淮船入湖為攻撓水砦

計復言於制置司云全復歸三年淮甸寧息雖荷大丞相力主安靖之說深有覆護之恩奈何趙制置岳總管二趙兄弟人自為政使全難處全欲決定去就親往塩城存劉若有疾全者疑全者如趙知府之輩便可提兵決戰如能滅全高官重祿任彼取之倘不能滅方表全心善湘見之甚憤范亦請調兵時彌遠多在告執政無可否舉朝率謂大丞相老於經綸豈不善處獨參知政事鄭清之深憂之密與樞密袁韶尚書范楷議二人所見合清之乃約韶見帝韶歷言全狀帝有憂色清之即力贊討全帝意決清之退以

帝意告彌遠彌遠意亦決乙巳金字牌進善湘煥章閣學士江淮制置大使㢮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俱節制軍馬全子才軍器監簿制置司參議官下詔曰君臣天地之常經刑賞軍國之大防順斯柔撫逆則誅夷惟我朝廷兼愛南北念山東之歸附即淮甸以綏來視爾遺黎本吾赤子故給資糧而脫之餓殍賜爵秩而示以寵榮坐而食者踰十年恵而養之如一日此更生之恩也何負汝而反耶蠢茲李全儕於異類蜂屯蟻聚初無橫草之功人面獸心昌勝擢髮之罪

繆為恭順公肆陸梁因餽餉之富以嘯集儔徒挾品位之崇以脅制官吏淩蔑帥閫殺逐邊臣虔劉我民輸掠其衆孤假威以為畏已犬吠主旁若無人姑務包含愈滋猖獗遂敢攘於盐邑繼掩襲於海陵用怨酬恩稔惡逞暴為封豕以游食貪婪無厭怒螳螂而當車滅亡可待故神人之共憤豈覆載之所容舍是弗圖孰不可忍李全可削奪官爵停給錢糧勑江淮制臣整諸軍而討伐因朝野僉議堅一意以勦除敵自朕心誕行天罰肆予衆士久銜激憤之懷曁爾邊氓期洗沈冤之痛盍勉思於奮厲以共赴於功名凡曰

脅從寧宜效順當察情而宥過庸加恩以褒忠爰飭
邦條式孚羣聽應擒斬到全者賞節度使錢二十萬
銀絹二萬匹同謀人次第擢賞能取奪見占城壁者
州除防禦使縣除團練使將佐官民兵以次推賞逆
全頭目兵卒皆我遺黎豈甘從叛諒由劫制必非本
心所宜去逆來降並與原罪若能立功效者更加異
賞鄭衍德國安用雖與逆全管兵然屢效忠欵乃心
本朝馮垍于世珍雖爲逆全信用然俱通古今宜曉
逆順如率衆來降當加擢用四方士人流落淮甸一
時陷賊實非本心如能相率來歸當與赦罪海州漣

水軍東海縣等處有爲逆全守城壁者舉城來降當各推恩時青以忠守境屢立駿功彭義斌以忠拓境大展皇略亦爲逆全謀害俱加贈典追封立廟噫以威報虐既有辭於苗民惟斷乃成斯克平於淮蔡布告中外咸使聞知詔詞清之所代也促荊襄淮西諸軍赴援全子全兵突至灣頭璬夫恐欲走副都統丁勝劫閫者止之全攻城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砦提勁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全遣劉全奄至堡砦西城下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見濠淺每曰設有寇至未圍大城先襲堡砦何可不備盛暑中督軍

浚濠人皆苦之翟朝宗亦以為笑既浚勝決新塘水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勝又浚市河人尤謂不急全至勝開水門納貫舟千餘艘活者數千人糧貨不與焉時朝廷雖下詔討全而猶有內圖戰守外用調停之説是日璥夫得彌遠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楚州璥夫亟遣劉易即全壘授全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紿耶擲書不受惟留省劉璥夫始知全紿已亟發牌印迓范癸丑全寨泰州城濠于邦傑宗雄武通全戒守者無得發矢侯薄城而還之全得趙璉宋濟恐令縣尉某如全壘全以增糧省

檄示之尉復出獻錢二百萬以降乙卯邦傑雄武開門導全濟師僚吏出迎全入坐郡治濟發帑出所獻錢全曰獻者獻汝私藏耶若泰州府庫則我固有何假汝獻爲乃舍濟僉判廳入郡堂盡收子女貨幣庚申全聞范葵既入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度江爾曹勸我先取通泰今二趙入揚州矣江其可度耶莫敢對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甲子全酡兵守泰州悉出衆宜陵丙寅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馬駐平山堂伺三城機便丁卯全攻城東門不利賊將張友呼城東請見葵全隔濠立馬相勞

苦葵切責之全彎弓抽矢向葵而去戊辰張璡戴友
龍王銓張青以天長制勇三軍至阻全不得前遣人
請援范葵親出堡塞西門列陳待之全不敢動璡等
乃入城庚午全晨率步騎五千餘攻堡塞西門趙勝
出兵戰不利范葵以兵益之全兵亦增葵擊却之辛
未賊引兵三萬沿州城東向西門李虎趙必勝張璡
崔福力戰自巳至申全乃沿東門以歸丁勝王鑑于
俊擊走之襄兵萬人至真州上垻統制張達監軍張
大連不設備魚貫而行全哨馬師田四擊之為數截
殲者五千達大連死之淮西援兵至亦遇全統領桑

青力戰城中俱不知也襄兵敗全兇焰益振每曰我不要淮上州縣度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甲戌復引輕騎犯州城南門且欲破堰泄濠水統制陳達率勁弩射之范葵出軍迎擊乃去是日全玠等距淮安十里焚全砦柵全將劉全出戰玠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傅城下宗雄武獻全計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爲總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乙亥全悉衆及驅鄉農合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絶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爲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賊一

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戊寅全張盖奏樂
平山堂布置築圍指揮閑暇范葵令諸門以輕兵牽
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全分路鏖戰自辰至未殺傷
相當庚辰范出師大戰玠等破全將張友于都倉獲
粮船數十艘甲申葵出戰賊大敗四年正月辛卯全
兵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全走土城
官軍躡之蹂溺甚衆是日玠破全將鄭祥獲粮百艘
甲午全兵千餘犯州城東門城中出兵應之全即引
去乙未李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
出北門各徑抵賊圍開土城數處范葵提兵策應全

步騎數千出戰諸軍奮擊俘馘甚衆夜賊復合所開
城丁酉趙勝遣統制陸昌孫舉立橋堡砦于北門賊
步騎分道來戰勝擊退之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
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
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
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吊橋
並出為三迭陳以待之自巳至未賊與大戰別遣虎
顯廣必勝義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橫衝
之三道夾擊用范所制長槍果大利賊敗走翼日全
遣步卒三百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揚州兵復

驅壯丁增濠面培鹿角用范葵遣騎將出夾城東西牽制之親出州城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乃募勇力齎薪砲焚其樓櫓十餘賊自平山堂麾騎下截道遇于俊軍而歸始全反計雖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皆從逆邊陲好進喜事者欲挾賊爲重或陰贊之謂激作愈甚朝廷愈畏則錢糧愈增又許身任調停之責故全兵將舉而張國明先召全之託詞陳遇棄城及歸過三趙圖已蓋成謀也及三趙用宋師集諸閫易國明沮削全官爵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

否人皆恌之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見之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是曉燕大元宣差宣差邀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乃取誥勅朝服南向歷述平生梗槩再拜褫服焚之歎曰國朝誤我淚下如雨投淚就坐彊歡有朐山于道士者老矣全迎致之初見全即歎曰我業債合在此償耶占事多驗尊為軍師及見全焚誥命謂人曰相公死明日我死今日矣人問之曰朝廷以安撫提刑討逆然為逆者節度使也豈有安撫提刑能擒節度使哉誥勅既焚則一賊爾盜固

安撫提刑所得捕不死何為入見全曰相公明日出帳門必死全怒以為厭已斬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為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鋭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鬬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

塞其甕門全軍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将以制勇寧
淮軍蹙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
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
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諸陣
上衆獲頭目無得爭以為獻故羣卒碎其尸而分其
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類非卒伍俱不暇問甲辰
賊軍全椒人周海請降報全已殺餘黨議潰去未幾
聞安用歎恨飲泣初議推一人為首以竟其逆莫肯
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范夜上捷書制置司議
翼日追賊乙巳早安用引五百騎徑南門趨灣頭范

伏弩射之賊呼曰爾襄陽援兵已敗走汝知之乎城中應曰汝李全已為戮汝何不降賊不應諸將欲追賊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光燭天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葵繼提精兵進四鼓賊大潰丙午黎明葵追及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俘斬及奪回糧畜蔽野别將追至大儀不及葵使人瘞新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靈茅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至是果然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太后舉手加額國明輩懼禍及己唱論云全未死至

有資遊士吴大理等助煽之及泰州凱奏繼上浮言始定朝中皆擬隨表入賀獨逺以小寇就平謝止之甲寅善湘来犒師二月命胡穎部所獲賊酋二十人獻俘于朝且定奇功二十有九人及其餘促行賞又遣趙楷往禀廟筭三月庚寅禡祭有梟鳴于牙占之吉別遣余子才率王旻等將萬五千人與于玠掎角取塩城癸巳步騎十萬發揚州留勝權守庚子塩城賊董友王海以兵圍卞整砦玠擊却之癸卯遣總轄韓亮戚永昇率多槳船及民船四百入射陽湖擊賊于諭口丁未亮破賊于崔溝己酉范葵分兵進至平

河橋勦賊甚多壬子玠整敗賊將王國興于岡門斬首千級四月丁巳敗賊于十里亭賊兵爭門墜濠如蟻庚申别將范勝趙興破賊砦于壽河拔農民脅從者萬家壬戌范葵遣諸軍薄淮安城下賊大敗死者萬餘焚二千家城中哭聲振天甲子子才自他道進攻賊將董友拒之大戰于港口敗之庚辰舟師過運水戰勝達淮安五月丙戌朔天大霧官兵攻上城賊守者尚卧倉皇起鬬官軍互踏肩為梯前者或墜後者繼至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擒數百人兵士有故隷楚州左右軍者家屬數為賊害至是

洩憤無老幼皆殺之燒砦栅萬餘家腥焰蔽天餘寇爭橋入大城重濠皆滿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栅夷五城餘址賊始懼己亥子才率趙必勝王旻軍移砦西門道遇賊大戰至夜不解子才爲鋭陣左右救乃勝楊氏諭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殺我而降汝必不忍若不圖我人誰納降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宜告朝廷本欲圖我來降爲我所覺已驅之過淮矣以此請降可乎衆曰諾翼日楊氏絶淮而去賊黨即遣偽計議馮垍潘于欵于軍

門范等密聞于朝朝論不可范曰若明諭朝吉是堅
賊志不如陽許以誤之我自為必討之計乃遣范用
吉入城諭賊曰朝廷已許納降但令安撫交過北軍
衍德等遣潘于隨用吉報謝許獻玉帶犒軍黃金四
千兩范曰我欲欵賊賊更来欵我于歸鄭衍德等自
知降亦不免始送欵于金至是金遣其副統軍許夾
萬戶兀林答以其京東元帥牒来言曰此賊不降能
為兩國患請與大國夾攻之各勿受降范恠其来無
故而難於陰絶遣王貴報之不從其請六月己未大
戰于河西三砦賊大敗楊氏歸漣水壬戌賊先遣妻

弩過淮軍爭欲往斬之不能禁反有走殺頭目者甲子復大戰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兵未行淮陰降金繼得探報云宋師遲一宿攻城淮安亦爲金有矣於是全所據州悉平楊氏竄歸山東又數年而後斃

全之寇泰州官屬十有九人皆迎降獨教授高夢月不汙詔贈三官全子壇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六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七　宋史四百七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世家一

南唐李氏

唐自安史之亂藩鎮專制百有餘年浸成割據及巢賊蹂躪郡邑丘墟降臻五季豪傑蠭午各挾智力擅為封疆自制位號以爭長雄天厭禍亂授宋大柄太祖命將出師十餘年間南平荆楚西取巴蜀劉鋹既俘李氏納款至于太宗吳越請吏漳泉来歸薄伐太

原遂僨北漢而海內一矣王偁東都事略用東漢隗囂公孫述例置孟昶劉鋹等於列傳舊史因之今倣歐陽脩五代史記列之世家凡諸國治亂之原天下離合之勢有足鑒者悉著于篇其子孫諸臣事業有可考者各疏本國之下作列國世家

南唐李景本名景通後改為璟避周廟諱復改為景父昪吳楊行密將徐溫養子冒姓徐氏名知誥五代史有傳景十餘歲以父任駕部郎中諸衛將軍後唐天成二年溫卒昪遂專吳政昪將出鎮欲以國事付景拜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昪出鎮金陵遷景司徒平

章事知内外左右諸軍事事頃之亦赴金陵為中外諸
軍副都統昇受吳禪國號大齊改元昇元僭帝號居
金陵自云唐宗室建王恪之後下令復姓李氏國號
唐封景吳王諸道元帥録尚書事改封齊王昇立七
年卒景襲位改元保大尊母宋氏為皇太后立妻鍾
氏為皇后用宋齊丘周宗為宰相郊祀天地天福末
遣其將祖思全何洙侵福建漳泉之地漢乾祐初李
守貞以河中叛潛遣舒元楊訥間道求援於景景命
其將李金全郭全義出師應之金全以聲勢不接初
不願行景固遣之至沭陽聞守貞敗乃還周廣順初

景又遣其將邊鎬平湖湘尋復失之顯德二年周世
宗征淮南破景衆於正陽遂進圍壽州太祖時總禁
兵破景將何延錫於渦口又擒皇甫暉於滁州景大
懼遣其臣鍾謨李德明奉表願為附庸未幾又遣其
臣孫晟王崇質奉表獻濠壽泗楚光海六州之地願
罷兵世宗未之許四年春世宗大破景軍於紫金山
降其將朱元克壽州冬又克濠泗二州五年春改元
中興未幾又改元交泰是春周師克楚州又進克揚
州將議濟江景大懼請盡割江北之地畫江為界稱
臣於中朝歲貢土物數十萬世宗許之始稟周之正

朔上表稱唐國主世宗答書用唐報回鶻可汗之制云皇帝恭問江南國主臨汴水置懷信驛以待其使景又上言世宗請傳位於世子冀世宗賜書勉諭之乃止景既失淮南之地頗躁憤惡其大臣宋齊丘陳覺李徵古皆殺之六年十月冀卒命御廚使張延範充使吊祭建隆元年太祖受命即遣使以書諭景初顯德中江南將校相繼來降周成等三十四人皆在京師至是遣歸三月景遣使貢絹二萬匹銀萬兩賀登極及澤潞平景又貢銀五千兩爲賀七月還京又貢金器五百兩銀器三千兩羅紈千匹絹五千匹又

遣其禮部郎中龔慎儀貢秉輿服御物每歲冬正端午長春節皆以土產珎異金銀器用繒帛片茶爲貢每景及錢俶遣親屬入貢皆御前殿曲宴以寵之景生日遣使賜以金幣及賜羊萬口馬三百疋橐駞三十以爲常制是年親征李重進駐蹕廣陵遣其左僕射嚴續來犒師俶遣其子蔣國公從鎰朝行在所又遣其戶部尚書馮延魯貢金買宴幷伶官五十人作樂上壽又貢金銀器金玉鞍勒銀裝兵器及錢銀綾絹皆有加常數太祖亦厚賜之初景之襲父位也屬中原多故盧文進李金全皇甫暉之徒皆奔於景跨

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嘗試貢士高祖入關詩頗有窺覦中土之意自世宗平淮甸浸以衰弱及太祖平揚州日習馬舫戰艦於京城之南池景懼甚其小臣杜著頗有辭辯僞作商人由建安渡來歸又彭澤令薛良坐事責授池州文學亦挺身來奔獻平南策景聞之益懼太祖命斬著於下蜀市良配隸廬州衙校景乃安終以國境蹙弱不遑寧居遂遷於豫章上遣通事舍人王守正持詔撫之俄而景卒其臣桂陽郡公徐邈奉遺表來上太祖廢朝五日遣鞍轡庫使梁義吊祭贈賻絹三千匹

子煜又遣其臣馮謐奉表願追尊帝號許之煜乃謚景爲明道崇德文孝皇帝廟號元宗陵號順陵

煜字重光景第六子也本名從嘉少聰悟喜讀書屬文工書畫知音律初封安定郡公累遷諸衛大將軍副元帥封鄭王景始嗣位以弟齊王景遂爲元帥居東宮燕王景達爲副元帥就昇柩前盟約兄弟相繼中外庶政並委景遂參決景長子冀爲東都留守後又立景遂爲太弟景達爲齊王元帥冀爲燕王副元帥冀鎮京口周師征淮吳越圍常州冀部將敗之景達屯濠州兵屻遁還及割地後出景遂爲洪州元帥

封晉王景達撫州元帥立冀為太子景遂尋卒數月
冀亦卒乃立從嘉為吳王建隆二年景遷洪州立為
太子監國是秋襲位居建康改名煜立母鍾氏為聖
尊后以鍾氏父名泰章故也妻周氏為國后遣戶部
尚書馮謐來貢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紗羅繒綵
三萬匹且奉表陳紹襲之意曰臣本於諸子實愧非
才自出膠庠心疎利祿被父兄之蔭育樂日月以優
游思追巢許之餘塵遠慕夷齊之高義繼頒懇悃上
告先君固匪虛詞人多知者徒以伯仲繼沒次第推
遷先世謂臣克習義方既長且嫡俾司國事遽易年

華及乎暫赴豫章留居建業正儲副之位分監撫之
權懼弗克堪常深自勵不謂掩丁艱罰遂玷纘承因
顧肯堂不敢滅性然念先世君臨江表垂二十年中
閒務在倦勤將思釋負臣亡兄文獻太子從冀將從
內禪已決宿心而世宗敦勸既深議言因息及陛下
顯膺帝籙彌篤睿情方誓子孫仰酬臨照則臣向於
脫屣亦匪邀名既嗣宗祊敢忘負荷唯堅臣節上奉
天朝若曰稍易初心輒萌異志豈獨不遵於祖禰實
當受譴於神明方主一國之生靈遐賴九天之覆燾
況陛下懷柔義廣煦嫗仁深必假清光更逾曩日遠

憑帝力下撫舊邦克獲宴安得從康泰然所慮者吳
越國隣於弊土近似深讎猶恐輒向封疆或生紛擾
臣即自嚴部曲終不先有侵漁免結釁嫌撓干旒扆
仍慮巧肆如簧之舌仰成投杼之疑曲構異端潛行
詭道願迴鑒燭顯諭是非庶使遠臣得安危懇太祖
詔答焉自景畫江內附周世宗貽書於景至是因煜
之立始下詔而不名會昭憲太后葬煜遣戶部侍郎
韓熙載太府卿田霖來貢三年詔煜應朝廷橫海飛
江水闘懷順諸軍親屬有在江表者悉遣令渡江煜
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嘉慶之事必遣使犒師脩貢

其大慶即更以買宴爲名別奉珍玩爲獻吉凶大禮皆別修貢助煜有母妻之喪亦遣使往弔乾德元年煜上表乞呼名詔不許二年又詔江北許諸州民及諸監鹽亭戶緣江採捕及過江貿易先是江北置榷場禁商人渡江及百姓緣江樵採是歲以江南荐飢特弛其禁三年獻銀二萬兩金銀龍鳳茶酒器數百事開寶四年又以占城闍婆大食國所送禮物來上又遣弟從謙奉珍寶器用金帛爲貢且買宴其數皆倍於前是冬以將郊祀又遣弟從善來貢會嶺南平煜懼上表遂改唐國主爲江南國主唐國印爲江南

國主印又上表請所賜詔呼名許之煜又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使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降封諸王為國公官號多所改易五年長春節別貢錢三十萬遂以為常太祖以從善為泰寧軍節度賜第留京師是歲煜又貢米麥二十萬石雖外示畏服脩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募兵潛為戰備太祖慮其難制令從善諭旨於煜使來朝煜但奉方物為貢六年賜米麥十萬斛振其飢民七年秋遂詔煜赴闕煜稱疾不奉詔冬乃興師致討以宣徽南院使義

成軍節度曹彬爲西南面行營都部署山南東道節度潘美爲都監煜初聞大兵將舉甚惶懼遣其弟從鎰及潘慎脩來買宴貢絹二十萬匹茶二十萬斤及金銀器用乘輿服物等及至遂留於別館王師克池州又破其衆二萬於采石磯擒其龍驤都虞候楊收等獲馬三百匹江表無戰馬朝廷歲賜之及是所獲觀其印文皆歲賜之馬也初將有事江表江南進士樊若水詣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太祖遣高品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

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為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渡江若履平地煜初聞朝廷作浮梁語其臣張洎對曰載籍已來長江無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為兒戲耳王師渡江煜委兵柄於皇甫繼勳委機事於陳喬張洎又以徐溫諸孫元樀等為傳詔每軍書告急多不時通八年春王師傳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偏野始大懼知為近習所蔽遂殺繼勳召朱令贇於上江令連巨筏載甲士數萬人順流而下將斷浮梁未至為劉遇所破又募勇士五千

餘人謀襲官軍皆素不習戰以暮夜人秉一炬來攻
襲北砦宋師縱其至擊之殲焉獲其將帥悉佩印符
初彬之南征也太祖親諭之曰卿至彼慎勿暴略可
示以兵威俾自歸順不必急攻及彬軍圍城又命左
拾遺知制誥李穆送從鎰還本國諭以手詔促其降
會潤州平煜危迫甚遣其臣徐鉉周惟簡奉方物來
貢手書奏目以來哀懇求罷兵太祖不許俄復遣鉉
等入貢仍乞緩師又不答但厚賜遣之初從鎰之還
詔諸將罷攻城而煜終惑左右之言猶豫不決遂詔
進兵八年冬城陷曹彬等駐兵于宮門煜率其近臣

迎拜於門彬等上露布以煜幷其宰相湯悅等四十
五人上獻太祖御明德樓以煜嘗奉正朔詔有司勿
宣露布止令煜等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
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下詔曰上天之德本於好生
為君之心貴乎含垢自亂離之云瘼致跨據之相承
諭文告而弗賓申弔伐而斯在慶茲混一加以寵綏
江南偽主李煜承奕世之遺基據偏方而竊號惟乃
先父早荷朝恩當爾襲位之初未嘗稟命朕方示以
寬大每為含容雖陳內附之言罔效駿奔之禮聚兵
峻壘包蓄日彰朕欲全彼始終去其疑間雖頒召節

亦冀来朝庶成玉帛之儀豈願干戈之役蹇然弗顧潛蓄陰謀勞鋭旅以徂征傅孤城而問罪泊閽危迫累示招携何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掇昔者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稽諸古典諒有明刑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在昔騾車出蜀青蓋辭吳彼皆閏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及頒爵命方列公侯爾實爲外臣戾我恩徳比禪與皓又非其倫特升拱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遇盡捨尤違可光禄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将軍仍封違命侯召升殿撫問妻周氏封鄭國夫人又

以其子神武右廂都指揮使仲寓為左千牛衛大將軍弟宣州節度使從鎰為左領軍衛大將軍江州節度使從謙為右領軍衛大將軍神武統軍從度為左監門衛大將軍神武左廂都指揮使從信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姪戶部尚書仲遠為右驍衛將軍刑部尚書仲興為右武衛將軍禮部尚書仲偉為右屯衛將軍宗正卿季操為左武衛將軍殿中監仲康為右領衛將軍殿中少監仲宣為監門衛將軍仍賜其弟姪宅各一區太宗即位始去違命侯加特進封隴西郡公太平興國二年煜自言其貧詔增給月奉仍賜錢

三百萬太宗嘗幸崇文院觀書召煜及劉鋹令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之舊物歸朝來頗讀書否煜頓首謝三年七月卒年四十二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先是江南自後漢以來民間有服玩侈靡者人詢之必對曰此物屬趙寶子又煜之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會露下其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及江南滅方悟趙國姓也寶年號也天水趙之望也

從善字子師僞封鄭王累遷太尉中書令後降封南楚國公開寶四年春奉方物來貢授泰寧軍節度兗

海沂等州觀察等使留京師時太祖平劉鋹將召煜
入朝故授從善節制仍賜汴陽坊甲第一區煜手疏
求遣從善歸國優詔不許七年推恩將佐以掌書記
江直木為司門員外郎同判兗州衙內都指揮使兼
左都押衙崔光習為右千牛衛將軍衙內都虞候兼
右都押衙子再興為右千牛衛中郎將並同正又封
從善母凌氏吳國太夫人江南平改右神武大將軍
雍熙初再遷右千牛衛上將軍出為通許監軍四年
卒年四十八子仲翊大中祥符初賜同進士出身二
年復召試除楚州推官累遷殿中丞坐事免次子仲

獻景德中特録為三班借職

從誨本名從謙僞封吉王後降封謌國公隨煜歸朝為右領軍衛大將軍遷右龍武大將歷知隋復成三州上表改名淳化五年上言貧不能自給求外任以本官充武勝軍行軍司馬月給奉錢三萬子仲偃大中祥符八年舉進士

季操昇從父弟僞江王景逷之子也從煜入朝後為右神武將軍累遷左衛大將軍領康州刺史出為單州都監歷知淮陽漣水二軍蔡舒二州大中祥符四年卒

仲寓字叔章少聰慧能屬文多才藝僞封清源郡公
歸朝為千牛衛大將軍煜卒太宗賜仲寓積珍坊第
一區白金五千兩仲寓宗族百餘口猶貧不能給上
書自陳太宗憐之授郢州刺史在郡迨十年為政寛
簡部内甚治淳化五年卒年三十七子正言景德三
年特補供奉官早卒無嗣唯一女孤幼真宗愍之賜
絹百匹錢二百萬以備聘財仍遣内臣主其事煜有
土田在常州官為檢校上聞其宗屬貧甚命鬻其半
置資産以贍之

舒元頴州沈丘人少倜儻好學與道士楊訥講習於

嵩陽通左氏及公穀二傳與訥同詣河中謁李守貞與語奇之俱館於門下守貞謀叛遣元與訥間道乞師江南江南遣大將軍皇甫暉等率衆數萬次沭陽為之聲援會守貞敗元與訥留江南元易姓朱楊訥更姓名為李平元事李景歷江寧令駕部員外郎文理院待詔嘗坐事左遷世宗征淮南諸郡多下元求見言兵事景大悅遣率兵攻舒州復之即以為團練使又平歷陽景以元為淮南北面招討使周師圍壽春景以其弟齊王景達為元帥率兵来救以陳覺為監軍總軍政元素與覺有隙覺密表諸元於景信之

立遣大將楊守忠代元元憤怒自以戰功高又不忍
負景欲自殺門下客宋洎諫曰大丈夫何往不取富
貴豈必為妻子死哉元聽之將其衆歸世宗景盡誅
其妻子世宗素知元驍果得之甚喜以為檢校太保
蔡州防禦使淮南平改濠州防禦使宋初從平李重
進改沂州防禦使為滑州廵檢使與節帥不協誣奏
元為同産妹婿宋玘請求事得釋詔元復姓舒氏開
寶五年為白波兵馬都監太平興國二年卒年五十
五特贈武泰軍節度元辯捷强記治郡日或奏其不
親獄訟事多寃滯太祖面詰問之凡所詰元必具誦

欵占指述曲直太祖甚嘉歎之子知白知雄知崇知白至作坊使知雄初補殿直雷有終薦授供奉官鄜延路駐泊都監後辭疾居嵩山知白嘗奏事太宗語及之即召出授西京作坊副使泉福都巡檢使真宗初懇請入道歸嵩陽舊隱復為王嗣宗李元則所薦授供備庫使歷知棣州麟府鄜延鈐轄又知虔州復求入道面賜紫冠服號崇玄大師嘗獻字毋圖有詔褒獎乾興元年卒年八十一知崇累歷內職至供備庫使嘗為廣州鈐轄河北安撫副使卒知白子昭遠大中祥符五年任大理評事因對自陳改大理寺丞

賜進士第至太常博士

韓熙載字叔言濰州北海人後唐同光中舉進士名聞京洛父光嗣爲平盧軍節度副使同光末青州軍亂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爲留後明宗即位誅光嗣熙載奔江南歷僞吳滁和常三州從事李昪僭號爲秘書郎令事其子景於東宮景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脩撰熙載自言受昪知遇不得顯位是以我屬嗣君也遂上章言事切直景嘉納之又改吉凶儀禮不如式者十數事大爲宋齊丘馮延巳所忌昪將葬以熙載知禮令兼太常博士時江左草創典禮多闕議

者以昇繼唐昭宗之後廟號合稱宗熙載建議以為
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
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號稱祖以為昇興既墜
之業請號烈祖景由是益加恩禮擢知制誥熙載性
懶慢朝直多闕未幾罷去晉天福末中原多事江南
方盛其臣陳覺馮延魯建討福州師敗而還景釋不
問罪熙載與徐鉉同上疏請寘于法覺延魯宋齊丘
之黨也熙載為齊丘所排貶和州司馬語在徐鉉傳
久之召為虞部郎中史館修撰拜中書舍人世宗平
淮甸景患國用不足熙載請鑄鐵錢及煜襲位卒行

其議以熙載爲兵部尚書充鑄錢使錢貨益輕不勝
其弊熙載頗亦自悔熙載善爲文江東士人道釋載
金帛以求銘誌碑記者不絶又累獲賞賜由是畜妓
妾四十餘人多善音樂不加防閑恣其出入外齋與
賓客生徒雜處煜以其盡忠言事垂欲相之終以帷
薄不脩責授右庶子分司洪州熙載盡斥諸妓單車
即路煜留之改秘書監俄而復位向所斥之妓稍稍
而集頃之如故煜歎曰吾亦無如之何遷中書侍郎
光政殿學士承旨開寶三年卒年六十煜痛惜之贈
左僕射平章事謚文靖葬於梅頂岡謝安墓側命徐

鍇集其遺文熙載才氣俊逸機用周敏性高簡無所卑屈未嘗拜人雖被遣逐終不改節江左號為韓夫子顯德中熙載來朝廷歸景問中國大臣時太祖方典禁兵熙載對曰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及太祖登極景益重之頗以文章自負好大言初乾德丁卯年五星連珠於奎奎主文章又在魯分時太宗鎮兗海中國太平之符也是歲熙載著格言五卷自序其事云魯無其應韓子格言成之人多笑之

馮謐本名延魯字叔文其先彭城人唐末南渡家于新安李昪僭號立子景為太子謐與兄延巳俱以文

學得幸及景嗣位累遷至中書舍人晉開運末閩越
大亂景遣謐與諫議大夫陳覺乘傳安撫謐遂矯詔
發數郡兵攻福州及敗引佩刀自刺親吏制之不死
長流舒州會赦叙用復爲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江
南以揚州爲東都命謐副留守周世宗下揚州謐髠
髮爲僧匿于佛寺爲官軍所獲世宗釋之授太常卿
賜與甚厚數年拜刑部侍郎放還爲戶部尚書建隆
三年煜遣來貢因表求舒州田宅詔賜之後改常州
觀察使而卒子侃歸中朝與兄儀价並登進士第侃
文辭清麗嘗著平晉頌時人稱之累遷殿中侍御史

歷典藩郡皆有治跡咸平三年知福州卒特賜錢十
萬録其子玄應同學究出身
潘佑南唐散騎常侍處常之子少介僻杜門讀書不
交人事及長善屬文尤長於論議陳喬韓熙載徐鉉
等共薦於景為秘書省正字直崇文館煜襲位遷虞
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未幾知制誥為內史舍人有李
平者本嵩山道士楊訥依河中帥李守貞漢乾祐中守貞反遣訥與
舒元乞師江南守貞敗訥遂易姓名江南以為員外
郎遷衛尉少卿蘄州刺史戶部侍郎平好神仙修養
之事動作妖妄自言常與神接佑亦好神仙遂相善

二家皆置淨室圖神像常被髮裸袒處室中家人亦
不得至佑嘗建議復井田及依周禮置牛籍薦平判
司農寺以督之事行百姓大撓未幾而罷佑自以為
衆所排因憤怒歷詆大臣與握兵者兩為朋比將謀
反叛又言國將亡非己為相不可救江南政事多在
尚書省因薦平知省事又薦星官楊熙澄為樞密使
小校侯英典禁兵煜不納佑益忿抗疏請誅宰相湯
悅等數十人煜手書教戒之佑不復朝謁乃於家上
書曰臣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近者連
上表章指陳姦惡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縊死



趙雄新寫

皇甫繼勲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幼以父蔭為軍校父死難於滁州累遷將軍池饒二州刺史勤於吏事入為諸軍都虞候遷神衛統軍都指揮使諸老將相次皆死而繼勲尚少遂為大將貲産優贍營第舍車服畜妓樂潔飲食極遊宴之好及宋師至諸軍多敗衂繼勲欲煜之速降每衆中流言頗道國中蹙弱姪紹傑亦以繼勲故為巡檢常令紹傑入見煜陳歸命之計會有風雹繼勲又竊陳滅亡之兆偏裨或有募勇士欲夜出營邀宋師者輙鞭而拘之又因請出煜親兵千餘守關城為宋師所掩一日煜躬自巡城見宋

師列柵城外旌旗徧野始驚懼知為左右所蔽及巡
城還繼勳從至宮煜乃責其流言惑衆及不用命之
狀收付大理始出軍士悉集臠割其肉頃刻都盡紹
傑亦被誅煜皆赦其妻子

周惟簡饒州鄱陽人隱居好學問明易義煜召為國
子博士集賢侍講頃之以虞部郎中致仕宋師圍金
陵煜求能使交兵者張洎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談咲
和解之召為給事中與徐鉉奉使至京師太祖召見
詰責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居山野無仕進之意李
煜強遣來耳臣素聞終南山多靈藥事寧後願得栖

隱太祖許之江南平以惟簡爲國子周易博士判監
事開寶九年上書述前志求解官蓋不得已非其心
也改虞部郎中致仕以其子繕爲京兆府鄠縣主簿
俾就養太平興國初惟簡自終南至闕下求入見有
司以致仕官非有詔召無求對之制乃還歲餘復上
表自求用除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卒繕後舉進
士至都官員外郎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七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八　宋史四百七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 世家二

### 西蜀孟氏

西蜀孟昶初名仁贊及僭位改焉其先邢州龍岡人父知祥事後唐武皇武皇以弟之子妻之是為瓊華長公主同光初知祥為太原尹知留守事三年平蜀四年以知祥為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明宗即位命知祥討平東川知祥自領兩川節度明宗



趙維新寫

即以授之長興四年封蜀王許行墨制五年閔帝立
乃稱帝於蜀改元明德時清泰元年也事具五代史
昶母李氏本莊宗嬪御以賜知祥天祐十六年己卯
十一月生昶於太原初知祥鎮西川不及以族行天
成元年奏遣衙校迎家太原明宗因令部送長公主
及昶與所生母至蜀公主以長興三年卒知祥初署
昶兩川節度行軍司馬僭號以昶為檢校太保同平
章事崇聖宮使東川節度知祥疾亟立為皇太子權監
軍國明德元年七月知祥卒昶襲位年始十六止稱
明德年號委政於趙季良張知業李仁罕等二年尊

其母李氏為皇太后四年改元廣政後以事誅仁罕
知業乃親政事十三年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
帝晉末秦州節度使何建鳳州防禦使石奉頵俱以
城降昶時契丹亂華漢祖起幷門中土蝗旱連歲昶
益自大聞貢部行郊祀禮自此君臣奢縱及周世宗
克秦鳳昶始懼放還先所獲濮州刺史胡立致書世
宗稱大蜀皇帝且言家世邢臺頋敦鄉里之分世宗
怒其無禮不答昶愈不自安乃於劒門巢峽多積芻
粟增置師旅用度不足遂鑄鐵錢禁境內鐵凡器用
須鐵為之者置場鬻之以專其利立其子玄喆為太

子用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等分掌機要總
内外兵柄母李氏謂昶曰吾嘗見莊宗跨河與梁軍
戰又見爾父在并州捍契丹及入蜀定兩川當時主
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如昭遠者出於微賤
但自爾就學之年給事左右又保正等皆世祿之子
素不知兵一旦邊疆警急此輩有何智略以禦敵高
彥儔是爾父故人秉心忠實多所經練此可委任昶
不能遵用其言及太祖下荆楚昶欲遣使朝貢昭遠
等固止之太祖詔蜀之邸吏將卒先在江陵者並放
還仍給賜錢帛以遣乾德二年昶遣孫遇楊蠲趙彥

韜為諜至京師彥韜潛取昶與并州劉鈞蠟丸帛書
以告其書云早歲曾奉尺書遠達睿聽冊素備陳於
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洎傳吊伐之嘉音實動輔車
之喜色尋於褒漢添駐師徒只待靈旗之濟河便遣
前鋒而出境先是太祖已有西伐意而未發及覽書
喜曰吾用師有名矣即命忠武軍節度王全斌充鳳
州路行營前軍兵馬都部署武信軍節度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崔彥進充副部署樞密副使王仁贍充都
監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史延德充馬軍都指揮使虎
捷右廂都指揮使張方友充步軍都指揮使隴州防

衛使張凝充先鋒都指揮使左神武大將軍王繼濤
充濠砦使内染院使康延澤充馬軍都監翰林副使
張煦充步軍都監供奉官田仁朗充濠砦都監殿直
鄭縈充先鋒都監步軍都軍頭向韜充先鋒都軍頭
寧江軍節度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延讓充歸州
路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署内客省使樞密承旨曹
彬充都監客省使武懷節充戰櫂部署龍捷左廂都
指揮使李進卿充步軍都指揮使前階州刺史高彥
暉充先鋒都指揮使右衛將軍白廷誨充濠砦使御
厨副使米光緒充馬軍都監儀鸞副使折彥贇充步

軍都監八作副使王令岳充先鋒都監供奉官郝守濬充濠砦都監馬步軍都軍頭楊光美充戰櫂左右廂都指揮使供奉官欒守節充戰櫂左廂都監殿直劉漢卿充戰櫂右廂都監率禁兵三萬人諸州兵二萬人分路討之詔令孫遇等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兵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以授全斌等因謂曰西川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廟筭刻日可定龍捷右廂都校史延德前奏曰西川一方儻在天上人不能到固無可奈何若在地上以今之兵力到即平矣上壯其言謂之曰汝等果敢如此

晉令八字

我何憂乎又謂全斌等曰凡克城砦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錢帛分給戰士及兵至昶遣王昭遠趙崇韜韓保正李進等來拒戰昭遠等相繼就擒昶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其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爲副以守劍門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携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綿州聞宋師已破劍門遂遁歸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昶益惶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以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昶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

我東嚮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為我效命三年正月昶遣其通奏伊審徵齎表詣全斌請降且言中外骨肉二百餘人有親年幾七十願終甘旨之養免賜睽離之責則祖宗血食庶獲少延末援劉禪陳叔寶故事以請封號全斌等既受其降遣馬軍都監康延澤先以百騎入城見昶諭以恩信留三日盡封府庫而還昶又遣其弟贄詣闕上表言先臣受命唐室建牙蜀川因時事之變更為人心之擁迫先臣即世臣方少年猥以童昏繆承餘緒乖以小事大之禮闕稱藩奉國之誠滌習偷安因循積歲所以上煩宸筭遠發

四百令九字

王師勢甚疾雷功如破竹顧惟懦卒焉敢當鋒壽東
手以云歸止傾心而俟命今月七日巳令私署通奏
使宣徽南院使伊審徵奉表歸降以緣路寇攘前進
不得臣尋更令兵士援送至十一日尚恐前表未達
續遣供奉官王茂隆再賫前表至十二日以後相次
方到軍前必料血誠上達睿聽臣今月十九日巳領
親男諸弟納降禮於軍門至於老母諸孫延餘喘於
私第陛下至仁廣覆大德好生顧臣假息於數年所
望全軀於此日今蒙元戎慰恤監護撫安若非天地
之垂慈豈見軍民之受賜臣亦自量過咎尚切憂疑

謹遣親弟詣闕奉表待罪以聞太祖詔曰朕以受命
上穹臨制中土姑務保民而崇德豈思右武以佳兵
至於臨戎蓋非獲己矧惟益部僻處一隅靡思僭竊
之愆輒肆窺覦之志潛結并寇自啓釁端爰命偏師
往申吊伐靈旗所指逆壘自平朕嘗中宵憮然兆民
何罪屢馳馹騎嚴戒兵鋒務宣拯溺之懷以盡招携
之禮而卿果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䟽以祈恩託以
慈親保其宗祀悉封庫府以待王師追咎改圖將自求
於多福匿瑕含垢當盡滌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他慮
昶乃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至江陵上遣皇城使

四百令九字

賫思儼迎勞之四月初昶與母至襄漢復遣使賫詔賜茶藥所賜詔不名仍呼昶母為國母昶將至命太宗勞於近郊昶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太祖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昶襲衣玉帶黃金鞍勒馬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綺千段絹萬匹又賜昶母金器三百兩銀器三千兩錦綺千匹絹千匹子弟及其官屬等襲衣金玉帶鞍勒馬車乘器幣有差又遣使分詣江陵鳳翔賜其家屬錢帛疾病者給以醫藥即日宴於大明殿先是詔有司於右掖門外臨汴水起大第五百間以待昶供帳悉備至是賜之又為其官屬各營居第

翌日詔曰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圖括象岷山直井絡之墟是曰坤維素為王土屬中原多故四海羣飛遂剖裂於山河競僭竊於位號朕削平寓縣載整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后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年于茲百揆時叙禮樂征伐之柄盡出朝廷蠻夷山海之君咸脩職貢一昨順長庚而授律法時雨以興師先申誕告之文以慰徯來之衆咨爾僞蜀主孟昶克承餘緒保據一隅擅正朔以自尊歷歲時而滋久屬王師致討寮天道之惡盈體此綏懷思於效順盡率羣吏降于軍門抗手跡以陳誠伏天閽

而請命是用昭示大信盡滌疵瑕度越彝章升於崇
秩冠紫微之近署以奉内朝剪鶉首之奥區為之封
邑率從異數式洽殊私爾宜欽承往践厥位可開府
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給上鎮節度
使奉禄餘官除拜有差昶數日卒年四十七太祖廢
朝五日素服發哀於大明殿賜尚書令追封楚王謚
恭孝賻布帛千匹葬事官給後數日其母李氏亦卒
初李氏隨昶至京師太祖數命肩輿入宫謂之曰母
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
安往太祖曰歸蜀爾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倘得歸老

并土妾之願也時晉陽未平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俟
平劉鈞即如毋所願因厚加賜賚及昶卒不哭以酒
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
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生焉因不食數日卒太
祖聞而傷之賻贈加等令鴻臚卿范禹偁護喪事與
昶俱葬洛陽詔發奉義甲士千人護送七月正衙備
禮册命昶其文曰維乾德二年歲次乙丑七月己巳
朔二十四日戊子皇帝若曰咨爾故撿校太師兼中
書令秦國公孟昶册贈之典所以彰世祚而紀勳伐
繼絶之義所以旌異域而表來庭苟匪全功寧兼二

者國家秉乾撫運括地開圖稽至德於勛華體深仁
於湯禹既定壺關之亂復剪淮夷之凶暨荊及衡洗
蕩逋穢以為君人之道先德而後刑王者之師有征
而無戰兵威震疊寰宇来同以至薄伐兩川徂征三
峽惟爾昶襲乃堂構據有巴庸而能祇畏皇靈保全
宗緒知機識變委順圖全馳子牟魏闕之心奉伯禹
塗山之會朕自聞獻欵良切虛懷舟車欣至止之初
邸第錫非常之制封崇異數祈保永年景命不融奄
然殂謝於戲爾有及親之孝特異常倫爾有達上之
情所期終養何高穹之不祐與幽壤之同歸斯朕所

以當宁興悲徹縣永歎詢于史氏申命禮官令遣使起
復雲麾將軍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兼御史大夫上
柱國平昌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孟仁贄持節冊贈
爾為尚書令仍追封楚王於戲式備哀榮載光簡牒
南宮峻秩全楚大邦併示追崇夐超彝制始終之眹分
無愧焉仍贈昶墳莊一區給守墳人米千石錢五萬
初昶在蜀專務奢靡為七寶溺器他物稱是每歲除
命學士為詞題桃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幸寅遜
撰詞昶以其非工自命筆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
長春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太祖命呂餘慶知成都

府而長春乃聖節名也又昶襲位後民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署其門曰召主收贖周世宗平淮甸克關南即議討蜀而未果至太祖乃平之昶三子玄喆玄珏玄寶玄寶先卒偕贈遂王昶弟仁贄仁裕仁操昶既降寧江軍節度同平章事伊審徵檢校太尉兼侍中韓保正山南西道節度同平章事王昭遠工部侍郎幸寅遜武信軍節度保寧軍都巡檢使李廷珪来闕下審徵授靜難軍節度貽遠授左領軍衛大將軍寅遜授右庶子廷珪授右千牛衛上將軍韓保正未授官卒保正昭遠廷珪川中各有田宅詔各賜錢三

百萬又成都人王處瓊少孫有司籍其金寶昶降輦送闕下太祖聞之令計其直還焉玄喆字遵聖幼聰悟善隸書年十四僭封秦王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嘗自書姚崇口箴刻諸石昶賜以銀器錦綵廣政二十一年領武德軍節度二十四年加兼侍中二十五年立為皇太子宋師將至以玄喆為元帥精卒萬餘旌旗用文繡以錦綢其杠是日微雨玄喆慮霑濕令解去俄雨止復旆之旌幟數千皆倒繫杠上識者異之及聞劒門陷遂奔東川數日棄軍遯歸入朝與昶同日宣制檢校太尉泰寧軍節度昶卒

四百令九字

賜玄喆羊五百口酒五百壺玄喆獻馬二百匹白玉
水晶鞍勒副之移鎮貝州在鎮十餘年亦有治迹太
平興國初移鎮定州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年從
平太原就命為鎮州駐泊兵馬鈐轄又從征幽州率
所部攻城之西面會班師遣與軍器庫使樂可瓊深
州刺史念金鑠左龍武將軍趙延進殿前都虞候崔
翰四方館使梁迴翰林使杜彥圭帥兵歸屯定州俄
契丹入寇玄喆與諸將校破之徐河以功封滕國公
入為左龍武軍統軍判右金吾衛仗未幾知滑州淳
化初病求換潁淮一小郡養疾移知滁州卒年五十

五贈侍中初玄喆在貝州凡民輸稅者皆令出商筭
規其餘羨以備留使之用人頗苦之景德中都官員
外郎孔揆使河北表論其事詔除之有子十五人隆
記隆詁隆説隆詮並進士及第玄珏初封王與玄喆
並日封拜仍檢校太保以端敏常侍祖射雙箭連中
的祖奇之賜錢三十萬時玄珏方就學為選起居舍
人陳鄂為教授至是自陳頃以錢賜鄂祖嘉而許焉
鄂嘗倣唐李瀚蒙求髙測韻對為四庫韻對四十卷
以獻玄珏益賞之廣政二十三年玄珏領閬州保寧
軍節度久之加檢校太傅歸朝為千牛衛上将軍乾

德五年遷右神武統軍代玄喆判金吾衛仗太平興國九年出為宋曹兖鄆都巡檢又改右屯衛上將軍淳化元年四月復為右神武統軍六月出知滑州三年卒

仁贊字忠義初為左威衛將軍同正廣政十三年封雅王檢校太尉二十年領閬州保寧軍節度二十四年加檢校太尉及昶降遣仁贊奉表詣闕太祖召見廣德殿賜襲衣玉帶鞍勒馬俄授右神武統軍丁母憂起復領大同軍節度西京都巡檢使開寶四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子太師

仁裕字鳴謙初為左威衛將軍同正與仁贄同日封彭王檢校太傅廣政二十年領黔州武泰軍節度二十四年加檢校太尉歸朝授檢校太傅右監門衛上將軍遷右羽林軍開寶三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子太傅

仁操初為右領軍衛將軍同正與仁贄同日封嘉王檢校太傅廣政二十一年領果州永寧軍節度嘗侍祀射於梔子園仁操連中的者三二十四年加檢校太尉尤奉釋氏深究其理歸朝授右監門衛上將軍累遷右龍武統軍雍熙三年卒

伊審徵字申圖幷州人父延環隨知祥入蜀知祥僭位以女妻延環僭封崇華公主延環歷陵嘉眉三州刺史審徵幼以孝聞母病割股肉啖之以父任歷蜀州刺史雲安榷鹽使廣政十四年高延昭求解機務急召為通奏使知樞密院事久之領蜀州刺史秦鳳興師命撿校城砦儀領武泰軍節度選其子崇度尚公主又改寧江軍節度同平章事與王昭遠俱掌機務細事無大小一以咨之常自以康濟經略為己任屬宋師入境審徵首奉降表詣軍前昭遠時統軍敗走時人笑之審徵歸朝授靜難軍節度乾德六年移

鎮延安開寶末入朝改右屯衛上將軍太平興國二
年判右金吾衛仗雍熙五年卒年七十五
韓保正字永吉潞州長子人父昭運從知祥入蜀及
知祥僭號署珍州刺史保正初事知祥為押衙及僭
位以為豐德庫使廣義庫使眉州刺史樞密副使復
刺漢州拜宣徽北院使會鳳翔侯益歸款以保正為
北路行營都監以圖岐陽時晉昌趙贊亦謀歸蜀為
王景崇所逼棄城東奔偽將李廷珪先退師保正次
陳倉與大將張虔釗龐福誠謀議不叶益亦中變遂
還成都俄為雄武節度領兵出新關至隴州漢兵固

守保正無功而還復屯雄武廣政十四年赴成都其親吏楊虔範訟保正不法昶令斬虔範釋保正不問俄改夔州寧江軍節度李昊讓度支以保正代之未幾加宣徽南院使山南節度左衛聖步軍節度指揮使還奉鑾肅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又選其子崇遂尚主宋初荆南高繼冲納土昶聞之以保正爲峽路都指揮制置使屯夔州以經畫邊事遷檢校太尉兼侍中聞太祖將加兵以保正爲山南節度興元武定緣邊諸砦屯駐都指揮使及王全斌至保正棄興元保西縣王師進圍之保正懦懼不敢出遣人依山背城結

陣以自固為史延德所破保正以麾下邀延德追擒
之送全斌全斌驛置闕下太祖召升殿勞問賜袍笏
金帶茵褥鞍勒馬仍賜甲第未及命官而卒贈右千
牛衛上將軍
王昭遠益州成都人幼孤貧年十三依東郭僧智諲
為童子知祥鎮蜀一日飯僧於府署昭遠持巾履從
智諲得入時昶方就學知祥見昭遠聰慧留給事昶
左右昶嗣位以昭遠為捲簾使茶酒庫使會樞密使
王處回出知梓州昶以樞密事權太重乃以昭遠及
普豐庫使高延昭為通奏使知樞密院事機務一以

三百九十五个

委之府庫財帛恣其取不問加領眉州刺史出為永平軍節度不數月會昭武李繼勳以目疾不能視事議以閑地處之昭遠遷以永平讓繼勳歲餘為夔州寧江軍節度昶母常言昭遠不可用昶不從未幾兼領山南西道節度同平章事及入謝求解通奏職遂以左街使張仁貴為副使知樞密以代之昭遠好讀兵書頗以方略自許宋師入境昶遣昭遠與趙崇韜率兵拒戰始發成都昶遣其宰相李昊等餞郊外昭遠酒酣攘臂曰是行也非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耳及行執鐵如意指麾軍

事自方諸葛亮將至漢源聞劍門已破昭遠股慄發
言失次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床皇恐不能起俄
崇韜敗乃免冑棄甲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
目盡腫惟誦羅隱詩云運去英雄不自由俄為追騎
所執送闕下太祖釋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廣南平奉
使交阯開寶八年卒

趙崇韜幷州太原人父廷隱隨知祥入蜀廷隱拳勇
有智略知祥麾下無及者東川董璋襲成都廷隱大
破之璋奔歸為部下所殺知祥遂有其地及僭號以
廷隱總親軍為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累遷至太

師中書令宋王卒謚忠武崇韜驍果有父風袒自置
駿直四番取将家及死事孫子為之始命李仁罕子
繼宏趙季良子元振張知業子繼昭侯洪實子令欽
及崇韜分為都知領之後累遷至客省使周世宗克
秦鳳将入蜀境為崇韜拒退歷左右衛聖步軍都指
揮使選其子文亮尚公主加領洋州武定軍節度山
南武定緣邊諸砦都指揮副使漢源之戰獨策馬先
登及蜀軍敗猶手擊殺十數人為宋師所擒
高彥儔幷州太原人父暉宣威軍使彥儔從知祥入
蜀累歷軍校為昭武軍監押昶嗣位遷卭州刺史改

馬步軍使會漢兵入大散關克安都砦彥傳以所部先進漢人燒砦毀閣道去彥傳盡銳追之復其砦而還未幾彥傳領趙州刺史俄為奉鑾肅衛都指揮副使改右驍銳馬軍都指揮使加光聖馬軍都指揮使真拜源州武定軍節度周顯德初向訓攻鳳州昶令彥傳出兵解圍未至聞敗軍於唐倉因潰歸判官趙玭閉關不納以城歸朝廷彥傳遁歸成都昶不之罪以為右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改功德使廣政二十二年出授夔州寧江軍都巡檢制置招討使加宣徽北院事利州昭武軍節度及宋師至彥傳謂副使趙崇

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以出時大將劉廷讓頓兵白帝廟西遣騎將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猪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其城廷讓率大軍繼至彥儔以所部將出拒戰宋師已乘城而入彥儔惶駭失次不知計所出判官羅濟勸令單騎歸成都彥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不忍殺我亦何面目見蜀人哉濟又勸其降彥儔曰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吾今日止有死耳即解符印授濟具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後

數日廷讓得其骨煨燼中以禮收葬初祖母語祖惟
彥儔可任及是果能死難
趙彥韜興州順政人爲本州義軍裨校乾興中祖遣
與興國軍討擊使孫遇及楊蠲爲諜至都下彥韜潛
取昶與幷州蠟丸帛書以告因言伐蜀之狀太祖幷
赦遇蠲出師西討並以爲鄉導克興州以爲本州馬
步軍都指揮使蜀平遷本州刺史移澧州性兇率所
爲不法部民有訴被盜刼財物鞫之不實彥韜手殺
之探取心肝民家詣闕訴冤太祖怒令杖配蔡州
龍景昭夔州奉節人少有武勇事蜀爲義軍裨校以

功遷戰櫂都將久之櫂爲施州刺史乾德中諸將伐蜀分兵由峽路入將壓其境景昭率官吏以牛酒犒宋師迎入城太祖聞之甚悅蜀平即授永州刺史秩滿入朝改右千牛衛將軍開寶三年卒昶之入朝也爲左羽林將軍景昭弟處瑭等四人隨行卒於道太祖憫之以其男補供奉官殿直

幸寅遜蜀人初仕昶爲茂州録事參軍昶好擊毬雖盛暑不已寅遜上章極諫深被賞納遷新都令拜司門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出知武信軍府加史館修撰改給事中預修前蜀書拜翰林學士加工部侍郎

判吏部三銓事領簡州刺史隨昶歸朝授右庶子嘗
上疏諫獵太祖嘉之召見賜帛開寶五年爲鎮國軍
行軍司馬罷職年九十餘尚有仕進意治裝赴闕未
登路而卒

李廷珪幷州太原人七歲隸知祥帳下後從入蜀知
祥僭號補軍職累遷奉鑾肅衛都虞候賞援階州之
功領眉州刺史會圖取鳳翔令廷珪領兵二萬出子
午谷赴援始出谷聞趙贊爲王景崇所逼遯軍以廷
珪權知興元俄召歸授捧聖控鶴都指揮使領蜀州
刺史拜雅州永平軍節度改右光聖都指揮使領山

南節度改閬州保寧節度護聖控鶴都指揮使周師攻秦州以廷珪為北路行營都統秦成階三州竟為周所取廷珪奉章待罪昶釋之以為左右衛聖諸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分衛聖光聖步騎為左右十軍以武定節度呂彥珂為之使並隸廷珪總領之時論以廷珪不能救援階州不當復總兵柄廷珪亦自陳求解許之俄加兼侍中蜀成都巡檢使改遂州武信軍節度領本鎮及保寧軍都巡檢使王全斌之下劍關也昶遣廷珪與其太子玄喆將兵來拒宋師至綿漢與全斌遇狼狽而還玄喆與廷珪謀所經州縣盡焚

其儲蓄及全斌等入成都行營都監王仁贍案籍詰所在軍須廷珪懼以告馬軍都監康延澤延澤曰王公志在聲色苟得其所欲則置而不問矣廷珪素儉約不畜妓樂遂求於姻戚家得女妓四人復假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贍繇是獲免歸闕爲右千牛衛上將軍乾德五年卒先是廷珪及王昭遠韓保正川中各自有田宅昶降後奉表上獻詔各賜錢三百萬以償其直

李昊字穹佐自言唐相紳之後祖乾祐建州刺史父羔容管從事昊生於關中幼遇唐末之亂隨父避地

至奉天值昭宗遷洛岐軍攻破奉天父及弟妹皆爲亂兵所殺是時年十三獨得免遂流寓新平十數年會劉知俊領岐軍圍州城昊踰城出爲候騎所得知俊與語甚器之寘于門下以其女妻之知俊歸蜀僞署遂州武信軍節度以昊爲從事王建使知俊出師令昊主留務會建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襲僞位授彭州導江令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岐軍之難昊母獨無恙至是十九年昊仕獨顯達乃遣心膂張金王彥間道迎其母昊請告境上奉迎衍賜以金勒名馬昊至青泥嶺見母母撫昊首號慟哀感行路蜀亡入洛明

宗授昊檢校兵部郎中詔西川孟知祥三川制置使趙季良同於榷鹽度支戶部院間授昊一職昊至蜀久無所授會知祥奏季良爲西川節度副使昊辭歸洛知祥始辟爲觀風推官遷掌書記知祥稱帝擢爲禮部侍郎翰林學士昶立領漢州刺史遷兵部侍郎出知武德軍府加承旨昶嘗欲命昊二子官昊固讓且言遂州判官石欽若蘇涯前蜀時同在劉知俊幕下頗回授欽若等子昶嘉歎許之仍授昊二子官俄加尚書左丞拜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因請置史官乃以給事中郭廷鈞職方員外

郎趙元拱爲脩撰雙流令崔崇構成都主簿王中孚
爲直舘俄加昊左僕射昶令就知祥真容院圖文武
三品以上於東西廊以昊有叅佐功特畫於殿内自
知祥領蜀凡章奏書檄皆出昊手至是集爲百卷曰
經緯略以獻昶賚以珍器錦綵俄命判度支戸部廣
政十四年修成昶實録四十卷昶欲取觀昊曰帝王
不閲史不敢奉詔丁母憂裁百日起復俄修前蜀書
命昊與趙元拱王中孚及左諫議大夫喬諷給事中
馮侃知制誥賈玄珪韋寅遜太府少卿郭微右司郎
中黄彬同撰成四十卷上之以判使辦集封趙國公

儀加司空領遂州武信軍節度出判鹽鐵加弘文館大學士修奉太廟禮儀使昶嘗召四孫悉授太子司儀郎舍人並賜緋昊又改判度支使其子孝連尚昶女鳳儀公主累遷太常少卿資州刺史長子孝逢給事中蜀平隨昶入朝太祖優待之拜昊工部尚書賜第以孝逢為膳部郎中孝連為將作少監親屬乘舟自峽下至夷陵妻死昊聞悲愴成疾而卒年七十三贈右僕射昊前後仕蜀五十年昶之世位兼將相秉利權資貨歲入鉅萬奢侈尤甚後堂妓妾曳羅綺數百人昶與江南李景通好遣其臣趙季札至江南購

得李紳武宗朝入相制書還以遺昊昊結綵樓置其中盡召成都聲妓昊朝服前迎歸私第大會賓客宴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李札初王衍降莊宗昊草其表昶之降也其表亦昊所為蜀人潛署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見者哂之有集二十卷目為樞機應用集孝連後至司農少卿昊孫德鏻至國子博士德鏻進士及第

毋守素字表淳河中龍門人父昭裔偽蜀宰相太子太師致仕守素弱冠起家偽授秘書郎累遷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真拜中書舍人工部侍郎出為雲安榷

鹽使召見其二子克溫克恭並賜緋以次子克恭尚
昶女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廣政二十年拜工部尚書
時昭裔判鹽鐵衰老不能親職委其務於判官李光
遠事多留滯昶患之命守素代判使務父子相代時
頗榮之俄改判度支領彭州刺史又判鹽鐵守素奉
親頗勤至雖隆暑暮歸必朝服執簡以申昏定之禮
蜀亡入朝授工部侍郎籍其蜀中莊產茶園以獻詔
賜錢三百萬以充其直仍賜第於京城歲餘爲兄之
子岳州司法正己訟其居父喪娶妾免正己亦坐奪
一官開寶初起爲國子祭酒太祖征河東命權知趙

州及平嶺表移知容州兼本管諸州水陸轉運使先是部民有逋賦者或縣吏代輸或於兼并之家假貸則皆納其妻女以為質守素表其事即日降詔禁止六年卒年五十三昭裔性好藏書在成都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鏤板守素齎至中朝行於世大中祥符九年子克勤上其板補三班奉職次子克恭尚昶女鑾國公主仕為光禄少卿歸宋至左監門衛將軍

歐陽迥益州華陽人父珏通泉令迥少事王衍為中書舍人後唐同光中蜀平隨衍至洛陽補秦州從事

知祥鎮成都迴復來入蜀知祥僭號以為中書舍人廣政十二年拜翰林學士明年知貢舉判太常寺遷禮部侍郎領陵州刺史轉吏部侍郎加承旨二十四年拜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監脩國史嘗擬白居易諷諫詩五十篇以獻昶手詔嘉美賚以銀器錦綵從昶歸朝為右散騎常侍俄充翰林學士就轉左散騎常侍嶺南平議遣迴祭南海迴聞之稱病不出太祖怒罷其職以本官分司西京開寶四年卒年七十六贈工部尚書迴性坦率無檢操雅善長笛太祖常召於偏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


趙維新寫

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曰朕嘗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迴至宰司尚習此技故為我所擒所以召迴欲驗言者之不誣也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之徽旨自是不復召迴好為歌詩雖多而不工掌誥命亦非所長但在蜀日卿相以奢靡相尚迴猶能守儉素此其可稱也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八

[General Information]
□□=□□□□□□□ □□ 132
□□=□□□□□□□□□
□□=156
□□□=□□□□□
□□□□=1937
SS□=12460487
DX□=000007544942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132&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